

上世纪60年代，有人问我祖籍，我告知：四川安岳。几乎都是这样的回应：“安岳？在四川哪里？”好不容易遇到一位知道安岳的，却发出让我堵心的议论：“啊，知道，在川东，乃兵家不争之地。古时候打仗，都用不着打到那里，成都解决了，派几个人过去接收就行了。”抗日战争时期，日寇飞机轰炸重庆，母亲带着子女到成都躲飞机，其实在成都育婴堂街租住的陋室里生下了我。汪精卫提出所谓“和平路线”，激起民愤，父亲坚定认同武装抗日，遂为我起名刘心武（心字是排行），以明其志。但日寇随后又轰炸成都，母亲只得再带着三个哥哥一个姐姐和怀抱中的我，避到偏僻的安岳，直到抗战胜利，才先回成都，再回重庆。我对那时的安岳并未留下印象，比我大8岁的姐姐后来跟我说，当时虽然生活十分艰苦，但安岳的民众都有共同抗日之心，积极种田，支援前线。春天里，稻秧碧绿，油菜花黄灿灿，田埂上豌豆花开，紫白飘香。遥远的延安《二月里来》的歌曲也传到了安岳，她和哥哥们都大声地唱过：“二月里来呀好春光，家呀户户种田忙，指望着今年的收成好，多捐些五谷充军粮……努力苦干努力苦干，我们能熬过这最苦的现阶段……年老的年少的在后方，多出点劳力也是抗战。”

上世纪70年代，逢人问话，为了避免道出

打小就听奶奶哼一种婉转调子，时而轻快，时而诙谐，伴着灶间的烟火气，缠绵环绕在农家小院的上空。那时只觉这调子暖融融的，接着地气。后来村里恢复了文会，逢年过节，村中戏台上，几个老演员抹上油彩、穿上戏服登场，熟悉的曲调便伴着锣鼓声传开来。这才知道，奶奶哼唱的小调，叫秧歌戏。

前些日子，随着摄制组拍摄非遗节目，来到河北平山县白龙池村探访平山秧歌戏。老柿子树枝上，还缀着红艳的果实。耄耋之年的赵瑞林夫妇坐在自家小院的门台上，清风拂动他们鬓边的银丝。两位因秧歌结缘的老人目光相对，轻轻哼起了熟悉的曲调。

在平山县西部山区的村落间，唱秧歌戏的风俗由来已久。赵瑞林是平山西调秧歌李派第三代传人，11岁拜师学艺，从此锣鼓声伴随着他的余年。如今86岁高龄的他，门下四五十名弟子，如同山间的种子，在平山县十几个村落里生根发芽。

平山一带的秧歌戏，被称作平山西调秧歌戏。赵瑞林翻开《平山县志》让我看，上边记载，咸丰三年（1853年），秧歌已风靡乡里，甚至村民因观戏而耽误农事，引得官方颁布禁令。一纸略显无奈的禁令，印证着那时的秧歌戏如何火遍了山野乡村，成了百姓心头炽热的念想。原来真正的民间艺术，从不是束之高阁的藏品，而是长在泥土里的花。

七唱八打九不闲，小袄套大衫，外加一坎肩，一唱门对门，二唱打地摊，行头自己做，人称包袱班”。这段顺口溜道尽了秧歌戏的本色，没有堂皇的排场和精致的行头，一领布衫、一副锣鼓，就能唱出满场的热闹。

毕节有句俗语：“三天不吃酸，走路打蹿蹿。”女儿在北方安了家，老伴退休便急溜溜北上做“全职”外婆。老伴刚去北方那会儿，还真应了这话，时常头昏脑胀，到医院也没查出个所以然。直到有一天“顿悟”：好久没吃酸菜了！就地取材做了一坛，可夹上一筷，便无奈地摇头。水土、气候不同，味道也不一样了！没法子，我只好隔上十天半月，就快递一些过去。

这不，老伴电话又来了：“酸菜吃完了，赶紧弄些寄过来吧。”

在毕节，没有哪家不会做酸菜，但并不是每家做的都好吃。我家做酸菜的“高手”，非母亲莫属。母亲在世时做的酸菜，脆生生、黄嫩嫩，酸得适中，入口清爽。我自幼就跟着母亲在灶台边打转，对选材、焯水、调汤等步骤烂熟于心，结婚后没少在家里显摆这手“绝活”。

要说做酸菜的讲究，头一条就在菜料上。最好是鲜嫩的萝卜菜、水芹菜、小油菜、青菜也不错。洗净的菜焯至半熟，捞出码进陶坛里，用力压实；再调制面汤，煮沸倒入坛中，没过菜顶；最后浇上一碗“酸本”，密封坛口。若在冬天，还须把坛靠近火炉，保持一定的温度以便发酵。24小时后启封，菜叶已从深绿转为柠檬黄，汤汁如蛋清般浓稠，挑起一筷，黏糊糊的，牵丝挂缕，透着酸香。

至于吃酸菜，毕节人还真有点与众不同。

芸豆是酸菜的“老搭档”。将适量芸豆加水烧开，再文火慢煨，直至豆皮绽开，汤色泛起虾红。酸菜拧干切碎，往豆汤里一放，添些清水煮沸，便是一道当家菜。吃酸菜得配蘸水，辣椒面、食盐、木姜子，再舀上两勺热汤调和。讲究点的，还会加上自制的豆豉粑、花椒面。要是赶在秋冬，山里的野生苦蒜冒了头，采来一些洗净切碎搁进去，滋味着实绝了！

黏糊糊的酸菜

傅立勇

故乡柠檬飘香

刘心武

安岳对方不知的尴尬，我就总说祖籍是内江。其实我至今也未到过内江，但那时安岳归属内江，内江的名字一般人还都知道。到了本世纪，却又遇到新的尴尬，有人主动跟我说：“啊呀，我知道你是四川内江人呐。”我不得不纠正：“我祖籍是安岳县，原来属于内江专区，现在属于资阳市，内江和资阳我都沒去过，你记住我是安岳人就好。”

一个人祖籍知名度不高，其实完全可以无所谓。没想到本世纪初到奥地利旅游，在维也纳与几位说德语的人士聚会时，我的朋友——汉学家福斯特告诉他们，我的祖籍在中国四川安岳，在座诸君竟都颔首表示知道，有的口中还发出两个字音：“柠檬！”

改革开放后，安岳找到了最适合其发展的

项目：种植柠檬，并围绕柠檬延伸出丰富的产业链——柠檬果胶、柠檬膳食纤维、柠檬干、柠檬茶、柠檬糖、柠檬酱、柠檬酒、柠檬皂、柠檬香水、柠檬洗浴品、柠檬化妆品……还形成了几处规模巨大的柠檬文化游乐园。

目前安岳柠檬的种植、摘收、分拣、加工、出货，都实现了科技领先前提下的机械化、自动化，不仅果肉充分利用，果皮、果籽、果渣也都充分榨尽其价值。一颗柠檬果，演绎出大千美物。安岳柠檬目前在国内已占市场七八成的份额。我每天起床后照例要冲泡一大杯柠檬红茶，柠檬自然是故乡产的，切成片，果肉饱满滋润，开水一冲，满屋飘香，加上方糖，就着吃抹柠檬酱的烤面包片，好不惬意。到超市水果档，我明知

赵瑞林老人说，秧歌戏以河北省会石家庄为界，分了东路、西路两脉。因着东西两片儿的方言差着些韵味，秧歌的唱腔也便泾渭分明。

“天上下雨地上浸，人留后辈草留根。人留后辈防备老，草留根芽等来春。”老人一张口，这戏词就往心里扑。赵瑞林的记忆里，藏着50多个经典剧目。演的戏文，没有什么王侯将相、金戈铁马，尽是些民间琐事、邻里趣谈，或是口耳相传的老故事。《田二洪开店》的诙谐、《贾金莲拐马》的泼辣、《杨二舍化缘》的婉转，一折折都是山里人听不够的老故事。听着听着，就想起奶奶灶间的烟火，想起村里戏台上油彩未干的那张张欢乐的脸庞。

这些年，赵瑞林心里头总悬着一桩事：不能让西调秧歌在自己这一代手上断了根。他暗下决心，趁着头脑还清醒，要把记忆里的戏文一字一句地整理出来。那些在锣鼓声里翻滚了70多年的故事，顺着他的笔尖淌成了一行行文字。退休音乐教师张玺也是醉心乡土艺术的人，听说老人正在整理秧歌戏剧本，两人一拍即合，成了同路人。

秧歌戏带着乡村“草台班子”的随性与鲜活，唱词没有定规。好些地道的平山方言，根本没有对应的汉字。老人凭记忆整理出初稿，张玺逐字逐句地推敲琢磨。寒来暑往，赵瑞林的案头已经码起了24个剧本稿子。他摩挲着纸页上的字迹，慨叹：“这哪里是戏啊，分明是一部活生生的平山风土人文情志。”

是啊，秧歌戏记着山里人的喜怒哀乐，藏着一辈辈人的柴米油盐。把那些说不尽的故事，唱给青山听，唱给流水听，也唱给未来的日子听。

酸汤更是招人喜爱，既适宜泡饭吃，也可以饭后喝。儿时，家里的灶头上总少不了酸菜汤四季相伴。炎夏从野地里放牛回来，一碗酸汤下肚，额头的汗水立马消散。逢年过节，大鱼大肉吃了，来一碗酸汤，胃胀积食之感也随之缓解。父亲在外喝醉后回家，进门头一句话准是：“快！给我打碗酸汤来。”早年我有一位同事，嗜酸如命，出差都会带上一壶清酸汤，临寢咕噜咕噜喝上几口，酣然入眠。

这些年，酸菜的吃法翻新。开火锅店的，一定会配上一盘酸菜。毕节街头的川菜馆、湘菜馆，也开始迎合大家的口味，推出酸菜煮鱼片、酸菜炖猪蹄、酸菜炒魔芋、酸菜烩豆米等特色菜品，还有人用酸菜凉拌折耳根、海带或萝卜丝，脆爽有嚼劲，最是下饭。席间，不少店家会送上一钵酸汤面耳朵、酸汤荞疙瘩，让一个“酸”字，紧抓着你的味蕾。

不过，外乡人初到毕节，多不习惯这种酸味。且说我那河北女婿，头回上门认亲，女儿在饭桌上故意“刁难”，舀上一大碗酸汤，非让他一口气喝完。小伙子尝了一口就皱起眉头，可瞥见女儿脸色，只得硬着头皮灌了下去。没过多久，就见他溜进卫生间，哇啦哇啦吐了好一阵子。可如今，女婿不仅爱喝酸汤，还对酸菜拌折耳根情有独钟呢。

我去菜市场挑了捆青菜，回家在厨房里拣、洗、焯、捞……忙到傍晚，刚把坛口封好，手机又响了。不过，这回不是老伴，而是5岁的外孙女，那稚嫩的声音，好像也黏糊糊的。“外公，酸菜做好了吗？啥时候寄过来呀——”



故问：“柠檬是哪儿产的？”最喜欢售货员用不能质疑的口气回答：“当然是安岳的。”也最喜欢有顾客向售货员：“是安岳柠檬吗？我只买安岳的。”安岳柠檬在国内畅销，也出口到东南亚和欧洲的多个国家。我在奥地利经历的那一幕，至今令我自豪不已。

安岳有着宝贵的文化遗产——古代石刻，主要是唐宋时期的石刻。现在属于重庆的大足石刻人们耳熟能详，但在我看来，安岳石刻的丰富性、优美度并不亚于大足。比如毗卢洞的水月观音（又称紫竹观音）坐像，被誉为“东方维纳斯”，其造型神态美得令观者无不倾倒。安岳的石刻不像大足那样集中，而是分散于各处。上世纪80年代，我曾与汪曾祺、林斤澜等作家去观赏过，虽有面包车乘坐，由此及彼仍然大费周折。当时地方政府和老百姓对其价值认识有限，缺乏保护意识，也无财力对其进行保护。如今经济凭借柠檬走强，文化传承意识起来了，对石刻的保护既有规划也有行动，且柠檬园将分散的石刻艺术联结起来，文旅更增吸引力。

昨夜竟梦回故乡，在一望无际的柠檬园中徜徉，乡音绕耳，柠檬飘香。似又有人在问我：你故乡何处？不待我应答，天空中仿佛仙乐和鸣：安岳安岳，可爱的柠檬之乡！

每一个写作者在写

作时，都希望得到灵感的眷顾，期盼能有文思泉涌、妙笔生花的欣喜。古往今来的很多诗人、作家都描述过灵感来临

邂逅『灵感』

郝俊

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，“灵感”一说，确有其事，是真实存在的创作体验，相信写作的朋友对此都深有感触。

在写作的过程中，灵感什么时候产生，虽然无法预测，但并非完全出于偶然。那些“灵光一现”的时刻，实际上是不断积累的结果，源于作者对写作内容的持续专注和思考。应该说，思考的时间越久，内心储备的能量就越多，灵感迸发的频率可能就越高。突如其来“灵感”，其实是对作者个人努力的一种回报。

以我自己的体会，有时候完成一篇文章的初稿后，还想对几处细节再作打磨，便在电脑前苦苦思索。可尝试了多种修改方案，如果仍然达不到心里预期的效果，耐心就会消磨殆尽，这个时候，失望和焦躁就占了上风。为了平复心情，便要求自己少安毋躁，如此反复，直到思枯力竭之后，不得不暂且搁置。等到做下一件与此无关的事情，比如吃饭的时候，洗碗的时候，或者散步的时候，突然间，一句让自己满意的表达犹如一道亮光在脑海里闪现，这般意料之外的收获大概就是“灵感”降临，给人一种“可遇而不可求”的神秘感。这看似偶然，实则蕴含必然。尽管手头的写作暂时放下了，可心里却还在挂念这件事，正是因为这份“挂念”，使得之前的“思考”并没有完全中断，“思考”只是从意识的前台退至幕后，但仍在悄悄地持续，为邂逅“灵感”牵线搭桥。

所谓“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”，这份“回响”肯定不会凭空出现，而是源自“念念不忘”地深耕与储备。正如“下笔如有神”的前提一定是“读书破万卷”的深厚积淀，没有大量的阅读训练，笔下何来“如有神助”的流畅？至于如何迎来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的豁然开朗，相信靠的也不是偶然的运气。当我们面对“山重水复疑无路”的困境时，唯有坚持探寻，才能在绝境中走出一条新路。如此看来，“灵感”，只有在我们经过锲而不舍的努力之后，才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出现，虽然“得之在俄顷”，但却“积之在平日”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倏忽而至的“灵感”固然珍贵，但在大多数情况下，“灵感”并不等于成熟的作品。“灵感”往往只是一种突发的具有创造性的想法或思路，只是一个闪烁的“光点”。如果把握得好，可以借助这个“光点”继续探寻，让思维的幽暗处被照亮，让创作的路径逐渐清晰和深入，这样才有可能完成较为理想的作品。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，一般都需要充分酝酿和逐步完善。

由此可见，写作这件事，仅凭灵感远远不够。好比生活中偶尔遇到的一两次惊喜，并不能保证我们能过上幸福的生活，幸福生活靠的是自己日复一日的努力打拼和用心经营。写作也是如此。要想写出好的作品，就要坚持下苦功夫、笨功夫，要有一股锲而不舍的韧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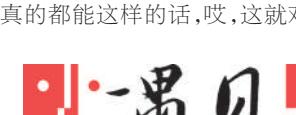


本版邮箱

dadi@peopledaily.cn

本版责编: 马 涌

欢迎广大读者来稿。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，非一稿多投。



刻亲密后仍是永恒陌路。

施蛰存写《梅雨之夕》，男子与陌生女子共伞，几乎一路无话，却把整座城的湿度都写进心里了。上海的妙处，就在这欲语还休间。像老裁缝改衣服，不拆线，不裁剪，只是轻轻抻拉——料子自有记忆，你顺着它，它就顺着你。

窗外灯火零星，又一个夜深。翻见古画里的更夫，提灯走过长街，身后是渐次闭户的人家。百年来的夜行者，练的都是同一门功课：如何在黑暗中自处。瞥见书页霉斑，在灯下竟成云水纹。忽然明

沪夜书

陈义望

白，这城的底蕴，原是在潮气里养出来的。就像那些老弄堂的墙根，青苔长得最盛处，往往藏着百年的故事。

前日做梦，古北桥头，老人唱戏，唱到某处，声音忽然塌了一角。穿睡衣的老妇端茶缸接唱，调是此地的，字是异乡的。高楼的光落进河里，碎成金粉，比戏里的悲音更教人怅惘。这景象让人想起《世说》里的旧事——南渡的士大夫们作吴语，总在某个音节上露了北音。

夜是有不同质地的。

北地的夜疏朗，星月各安其位；此间的夜黏稠，把灯影、水汽、人声都糅作一团。走在其中，恍如步入微湿的宋画。某夜在巷陌迷路，闻琴声。循声见老宅亮灯，长衫人弹西琴。这画面荒诞，却和谐。想起徐光启译《几何原本》，用的还是文言句式。西学为用，中学为体，说来轻巧，真要落在血肉里，是要蜕层皮的。

翻旧札，见友人墨迹：“葡萄烟树望南浦。”当年不解，如今恍然。书虽霉了，字迹反更清晰——大概有些道理，非要经了潮气才显真章。如这城，历经开埠、租界、战火，反倒炼就这一身宠辱不惊的从容。

黄浦江的夜，最难忘复兴岛的高桩码头。没有霓虹扰目，唯暗潮拍岸。对岸灯火碎作金鳞，随波沉浮。货轮过处，汽笛声在江面拖出长纹，不似鸣笛，倒像远古鲸歌。退潮露桩，像是时间的信物。江水滔滔，带走岁月，留下这座城市的根。

想到张元济。一·二八事变后，商务印书馆被炸，东方图书馆遭焚。他哽咽：“廿年心血成灰烬，一霎书林换劫灰。”然不到半月，便复信胡适：“平地尚可为山，况所覆者犹不止于一篑。”于是重返商务，沥血重张。这坚守的精神，才是沪夜最深的底色。

临窗写字，墨在宣纸上洇得格外慢。窗外苏州河的水，依旧不急不缓地流。千年的月映在水里，碎成万家灯火。